

古 中 華 古 今 注 註
蘇 氏 演 義

9

3

古 中 華 古 今 注 註

晉 崔豹 撰
後唐 馬縞集

蘇氏演義

唐蘇鵝纂

古今註·中華古今注·蘇氏演義

★ 版權所有 ★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河南中路二二一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二五號)

新華書店總經售

商務印書館上海廠印刷
(04302)

1956年4月重印第1版 開本 787×1092 1/32

1956年4月上海第1次印刷 字數 68,000

印數 1—1,500 印張 5 2/16

定價(7) ￥0.45

重版說明

古今註，晉崔豹撰。中華古今註，後唐馬縞撰。蘇氏演義，唐蘇鵝撰。崔豹，晉司馬衷（惠帝）時人，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年左右；蘇鵝和馬縞的時代相近，一在唐末，一在五代，距今也都在一千年以上。這三種書都以考證名物為主，包括不少有關制度、器服、音樂和自然現象的資料；而且內容有一部分相同，篇幅又都不大，所以合為一編印行，以便讀者的參考和檢查。

關於這三種書的真偽和來歷，過去會有不同的說法。清朝四庫館臣根據太平御覽引書有古今註，而無中華古今註；而較後的文獻通考經籍考，又祇有中華古今註而無古今註，因而斷言古今註一書在宋末已經遺佚。他們認為，現在的古今註乃是後人摭拾中華古今註中述及曹魏以前的部分，續輯而成。此外又據永樂大典中輯出蘇氏演義，以其中一部分內容和中華古今註相同，而蘇書在先，所以斷言中華古今註又是勦襲蘇氏演義而作。照他們的說法，蘇氏演義是真書，中華古今註是勦襲而成，很有偽的嫌疑，而古今註則更是偽中之偽了。

但是這種看起來好像言之成理的正統派的說法，仔細分析起來，實在是勉強得很的。第一直齋書錄解題和玉海引中興書目都明明將古今註和中華古今註並列，陳振孫並說明後書

推廣前書而作；玉海也說「（馬編）復增益注釋以明之」，怎能因爲文獻通考未載古今註之名，就武斷說書已久亡？第二：至於蘇氏演義內容何以一部分和古今註全同，宋嘉定本古今註李瀛（仁甫）的跋文已經說明，是由於錫山尤氏刊刻武功蘇鶴衍義十卷，後四卷誤將古今註刊入。據張元濟（菊生）先生的意見，永樂大典中所收蘇氏衍義，很可能就是錫山尤氏的刊本（四部叢刊古今註張跋）。這三種本來都是各自單行的書，不過中華古今註的撰述主要是推廣崔書而作。

關於中華古今註「增益注釋」古今註一點，從兩書的內容，也可以看出。例如關於「棒」的一條，中華古今註一開頭就明言：「棒者，崔正熊注車幅也」。又如下面各條：

古今註

1.

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亦然，故云
紫塞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戎狄也。

秦始皇三十二年，得讖書，云亡秦者胡
也，乃使蒙恬築長城以備之。蓋秦終於

二世帝胡亥也，非爲胡人所患。秦所築
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
者焉。

2. 辟惡車，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祓除

辟惡車，秦制也，所以禳除不祥也。春

中華古今註

不祥。

秋云：桃弓荆矢，以除其災，所謂辟惡也。

孫權名舸爲赤馬，言其飛馳如馬之走陸也，又以舟名馳馬。

孫權吳之主也，時號赤舸爲赤龍，小船爲馳馬，言如馬之走陸地也。

推廣增益的痕迹，是很明顯的，也可證明中華古今註的並非僞作。

這三種書都曾列入叢書集成中。古今註據顧氏文房小說本排印；中華古今註據百川學海本排印；蘇氏演義據藝海珠塵本排印。這次重印，以古今註的宋嘉定本（四部叢刊印行）較顧本及通行明刻本要完整得多，故特據以改排；並加了新式標點。太平御覽引古今註，有爲本書不見的各條，增輯作爲附錄一。嘉定本李肅的跋說明了蘇氏衍義誤入古今註的由來；四部叢刊影印本張元濟的跋，對本書的真僞問題作了考證，都可以供參考，所以采作附錄二。其他兩種在付印之前，也都曾根據原版本作了校對，改正一些錯字，加了新式標點。這三種書，特別是古今註，古今引用此書的人很多；對研究古代文物制度的人，頗有可供參證的地方，爲便於讀者的檢查，編有分類綜合索引，附在篇末。

古今註卷目

卷上

輿服第一

都邑第二

卷中

音樂第三

鳥獸第四

魚蟲第五

卷下

草木第六

雜註第七

問答釋義第八

附錄

一 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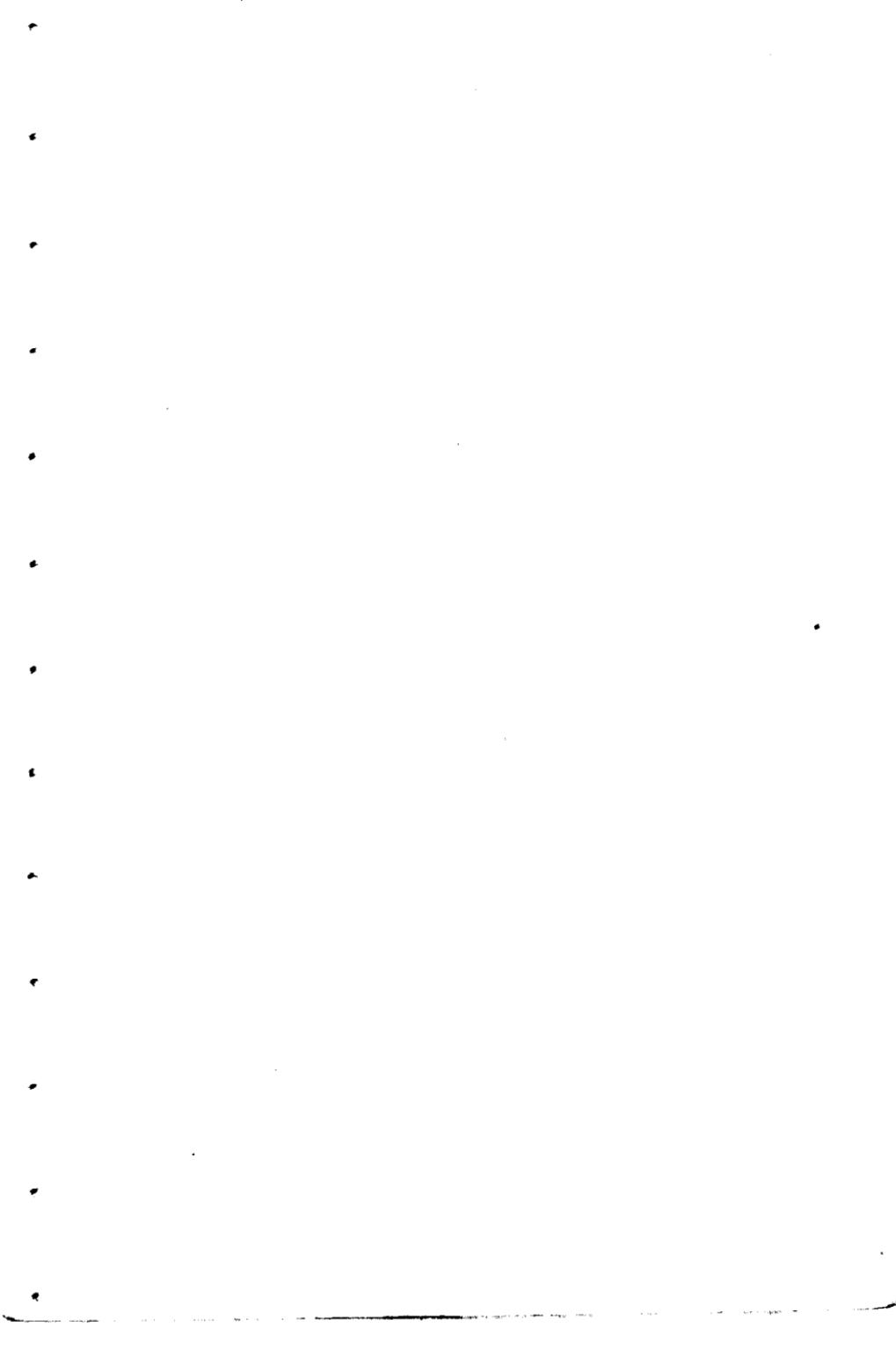
古今註 卷目

二

- 二 宋刊本原跋.....三〇
三 四部叢刊影宋本張元濟跋.....三一
四 四庫全書古今註提要（附中華古今註）.....三二

古
今
註

晉崔豹撰



古今註卷上

晉太傅丞崔豹字正熊

輿服第一

大駕指南車，起於黃帝。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士皆迷四方。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卽帝位，故後常建焉。

大駕指南車，舊說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獻白雉一、黑雉一、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輶車五乘，皆爲荀南之製。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國。使大夫婁將將送至國而旋，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亦期年而還至。始制車轄轡皆以鐵，及還至，鐵亦銷盡，以屬巾車氏收而載之，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也。車法具在尙方故事。漢末喪亂，其法中絕。馬先生紹而作也，今指南車，是其遺法也。馬鈞曹魏時人。（「使大夫」下原缺兩字，今據北堂書鈔卷一四〇註引崔豹古今輿服註補。）

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爲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鑼。尙方故事有作車法。辟惡車，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祓除不祥。

豹尾車，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古軍正建之，今唯乘輿得建之。

金斧，黃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相用之以斷斬。黃鉞乘輿建之，以純金爲飾。玄鉞，諸王公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漢制，諸公亦建玄鉞，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斷斬，故爲公之飾焉。大將軍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爲之，以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得賜黃鉞，則斬持節，諸侯王公建之。

錞，秦改鐵鉞作錞，秦制也。今乘輿諸侯王公妃主通建焉。

麾，所以指麾。武王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

五輶衡上金爵者，朱雀也。口銜鈴，鈴謂鑾，所謂和鑾也。禮記云：行前朱鳥、鸞也。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銜鈴，故謂之鑾鈴。今或爲鑾，或爲鸞，事一而義異也。

車輻，棒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末，謂爲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御史、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類，皆以木爲吾焉。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輻。一曰形似輻，故謂之車輻也。

棨戟，殳之遺象也，詩所謂「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殳，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世滋僞，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棨戟，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驅。

信幡，古之徵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信幡。乘輿則畫爲白虎，取其義而有威

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幡、朱鳥幡、玄武幡、白虎幡、黃龍幡五，以詔四方。東方郡國以青龍幡，南方郡國以朱鳥幡，西方郡國以白虎幡，北方郡國以玄武幡，朝廷畿內以黃龍幡，亦以駢麟幡。高貴鄉公討晉文王，自秉黃龍幡以麾是也。今晉朝唯用白虎幡。信幡用烏書，取其飛騰輕疾也。一曰以鴻鴈燕鷁者，去來之信也。

重耳，古重校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軍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云重較耳。

唱，上所以促行徒也，上鼓而行節也。

伺風鳥，夏禹所作也。

旍，魏武帝所制，初以章身服之輕便，又作五色旍，以表方面也。

白筆，古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也。

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違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闕者，亦射之。魏晉設角弩而不用。

曲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戰國嘗以賜將帥。

自漢乘輿用四，謂爲轔輶蓋，有軍號者賜一焉。

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爲王后夫人之車服。輿輶有

翫，卽緝雉羽爲扇翫，以障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來用爲常，准諸王皆得用之。

障扇，長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扇而製長扇也。

金根車，秦制也。秦并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曰金根，故因作爲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御，漢因而不改焉。

漢舊制，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淳黃圭，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與乘輿同。）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特加也。）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服紫綬。九卿中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綬以上，綬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純青圭，長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一采，淳黃圭，長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綬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綬，一采，婉轉繆織，圭長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爲一絲，四絲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爲一圭，皆廣一尺六寸也。（首多者絲細，首少者絲疊。）

綬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綬。紫綬以上，紲綬之間，得施玉環鑄云。

玉佩之灤，漢末喪亂，絕而不傳。魏侍中王粲識古佩灤，更而製焉。

攘衣，廝徒之服也；取其便於取用。乘輿進食者服攘衣。前漢董偃綠幘青韞，加攘衣，以見武帝，廚人之物也。

五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長爲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竈置一伯，故戶伯亦曰火伯，以爲一竈之主也。漢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也。古兵士服韋弁，今戶伯服赤幘纏衣素韞，弁之遺法也。

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至漢朝梁孝王，王出稱警，入稱蹕，降天子一等焉。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塗路也。華蓋，黃帝所作，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

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煥，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取其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青囊，所以盛印也。奏勅者，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奏勅日，則以青繪爲囊，盛印於後也。謂勅尚質直，故用布。非奏勅者，尚文明，故用繪。自晉朝以來，勅奏

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効奏之官，專以印居後。

文官冠進賢冠，古綾貌冠之遺象也。武官冠惠文冠，古縕布冠之遺象也。縕布冠上古之法，武人質木，故取法焉。

鳥，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也。天子赤鳥，凡鳥色皆象於裳。

履，履之不帶者。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漢文帝履不借以視朝是也。

五明扇，舜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也。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晉非乘輿不得用也。

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衢。

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劍，長七尺。自稱提三尺劍而取天下。有客問於予，予告之曰：高祖爲泗水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劍當三尺耳。後富貴，當別得七尺寶劍，捨舊而佩之。後世唯聞高祖以佩劍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劍，便謂此劍卽斬蛇之劍也。

吳大帝有寶刀三，寶劍六。寶劍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寶刀三：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影。（「白虹」原作「白蛇」，按各本皆作「白虹」，今按初學記二引作「白虹」改。）

都邑第二

封疆畫界者，封土爲臺，以表疆識境。畫界者，於二封之間，又爲壇埒，以畫分界域也。

闕者，市垣也。

闢者，市門也。

肆，所以陳貨鬻之物也。肆，陳也。

店，所以置貨鬻之物也。店，置也。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又曰羊溝，謂羊喜能觸牆垣，故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

枸欄，漢成帝顧成廟，有三玉鼎，二真金鑪，槐樹悉爲扶老枸欄，畫飛雲龍角虛於其上。廟者貌也，所以髣髴先人之靈貌也。

罘罳，屏之遺象也。塾，門外之舍也。臣來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衣，熟詳所應對之事。塾之言熟也，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罘罳言復思也。漢西京罘罳，合版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國廳前亦樹之。

城門皆築土爲之。累土曰臺，亦謂之臺門也。

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